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卷一第一期
第十四期



徐定輝女士好攝影 馮四知攝



復旦大學張婉芬女士 盛世澄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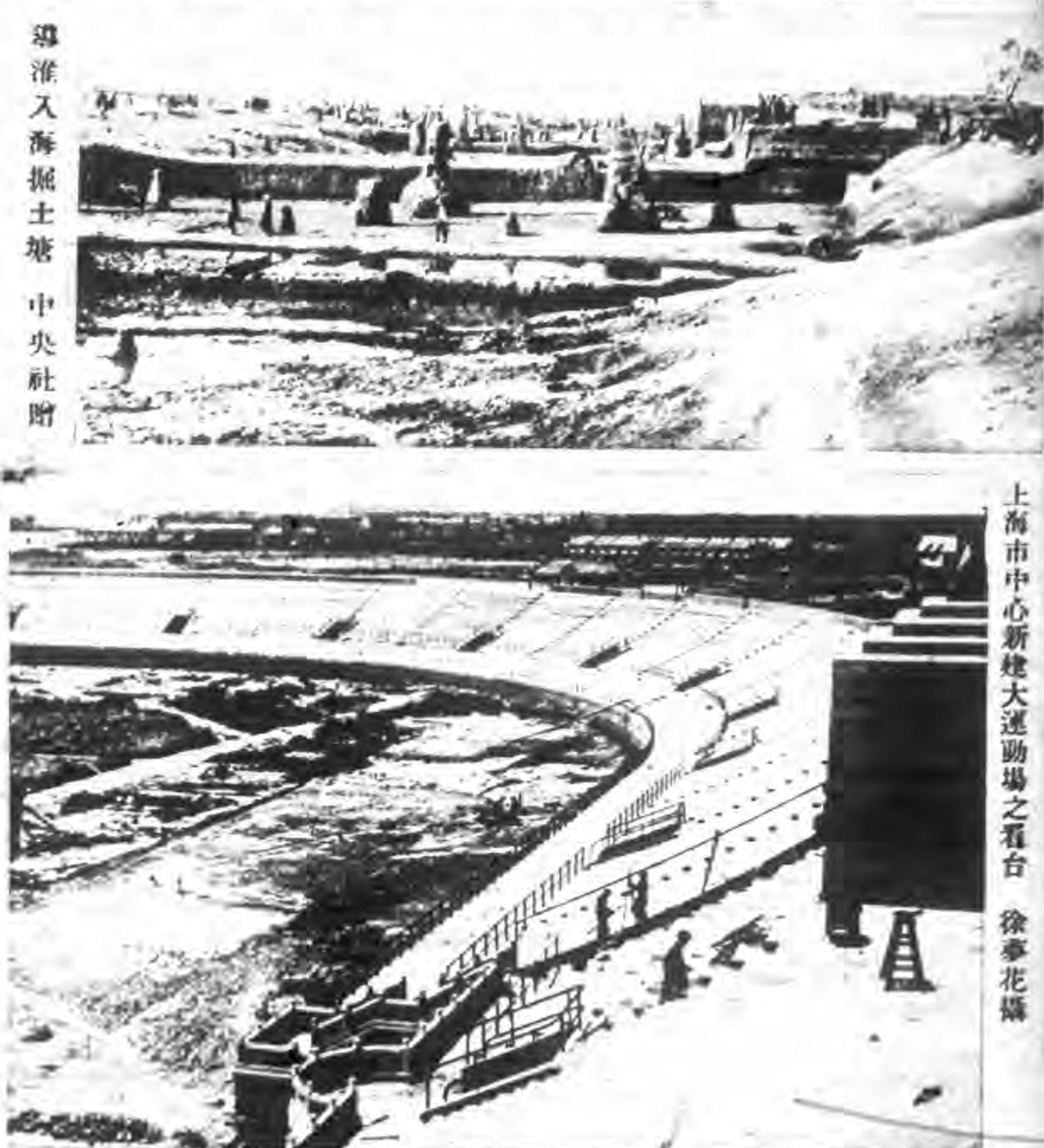
導淮入海工程之起點 楊莊興築護河堤 中央社贈

上海市中心新建大運動場之看台

徐夢花攝



導淮入海掘土塘 中央社贈



為捲烟界中放一枚異彩

優美姿呂

紅金龍香烟



南洋兄弟公司 呂公

•店總園生冠路京南•
部相照真冠 附二設樓
照美術 相術



徐夢花攝 公豐兆之初夏

新人周刊

第一卷第四十一期目錄

續集卷的將來

無傾

世界科學家的防戰研究
統計問題之透視(一)

金清
忍
譯晨

關於民族主義文學

徐永清
章宗流

怎樣的中國本
熱海溫泉記(上)

順 舟

平市科學展覽會參觀記

葛新
天子

社長董行白
主編趙允安
發行童慕葛
總發行所新人周刊社

特約經售
及代定處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虹 州 路 三 八 四 號

全平五
一元八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中國民政府內政部中宣會登記
華郵政府特准挂號立券報紙

僑樂村的將來

集

自從墨西哥、日本、荷屬東印度、暹羅等地，先後發生嚴重的排華風潮後，我旅外的僑胞或被驅逐，或被虐待，大有四面楚歌之概。國人對於華僑處境的困難，都寄與無限的同情，救濟華僑的聲浪，一時亦甚囂塵上。但空言救濟，而不去想根本救濟的方法是無益的。現在政府對於此事，也很注意，除用外交手續向當地政府交涉改良華僑待遇外，更在皖南宣城水陽鎮附近建設僑樂村，預備一般失業的華僑，一旦回國，即可從事墾殖，以維生計，洵為一件扼要的內政。

籌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周啓剛在僑樂村開幕典禮中說起僑樂村設立的意義有三：（一）救濟失業歸僑；（二）復興農村；（三）增進地方生產，而促進人民重由都市返到農村，健全國家的基礎。就中第三點尤能包括一二兩點，最為重要。誠然，此刻的農村已隨在呈現着殘破的跡象，停留在農村中的一些無力出走的貧農，他們雖想要種田，甚至買種子的錢都沒有，農村經濟枯窘到極點。其原因，一

般稍可過活的農戶，都集中到都市去，再有一般佃農跟傭農因無田可耕，也只好到都市來謀生活，農村既缺乏資力，又缺乏人力，當然要弄到殘破不堪。所以復興農村，是要把累集在都市中的資力，與散落在都市中的人力，重新歸到農村，使農村充實，然後可以收效。華僑在各地回國的，這幾年來已不在少數，然有許多人仍想在都市間謀生活，不肯把單身到外洋開闢草萊的精神，向內地去努力，這是錯誤的。據僑務報告會，僑樂村首批墾民本定二百名，領登記的有一百三十七人，而實際到村裏去墾殖的祇

六十一年，顯然還有一大半墾民是沒有下過決心的。再依他們職業的統計，內中經商的四十八人、工人十、技術工人二、學生一；我們應須注意的這六十一年中，竟無一真正占最少的少數。我們一方面可想到華農的尙爲各國所容納，因爲可以替他們生產，替他們增加富力；一方面又可想到回國的華僑，因不能在國內的工商界插足，然後退而爲農的。墾民登記的所以不踴躍，與登記後實地去從事墾殖的所以不能足數，原因在此。亦惟其如是，我們須把這一批由小工商業中轉到農村的華僑，須特別供給他們種植的知識，和鼓勵他們墾殖的興趣，使他們始終能成爲復興農村的有力份子；更予以經濟上的便利、農產物的調節、勞作的保障，使觀望着的墾民也趕快離開了都市，大家到農村去。

而且，我們想救濟華僑兼去復興農村是要積極的進行，不是消極的過渡。此刻從事墾殖的都是些貧苦的僑胞，希望有力的僑胞大家向國內來投資，投資的目標不要專注意於工商業，而要注意到農村。那末目前初具規模的華樂村，將後擴大起來，牠資源的開發，必能大有助於國家，從此我們親愛而具有奮鬥能力的僑胞，不論旅外或歸國，再也不至進退失據了。



再論日本對華政策

吳叔鈞

向世界和平投一巨彈的，在歐洲是德意志，在遠東的却是日本；兩強互以戰爭音響，高唱入雲，這世界便無寧日了。當歐洲最嚴重的局面，已因英法意三國會議之一致協調，而漸歸於平靜，接着在遠東方面，日本又以其「斷然處置」的手段，造成了華北的險惡的形勢。華北現狀，俱已為既成之事實，吾人除因此而更深覺悟，覺悟到我們今後的途徑，是應當怎樣來決定之外，我們覺得日本對華政策的解剖，實是國人們刻不容緩的需要的認識；因此，前既略論日本對華政策之後，頗以為語焉不詳，因再就平素研究所得，更為論列。

目前一般政論批評家，都以為日本外交和軍部主張，素極一致，其所以然或現強硬，或現和緩者，原不過爲有意的布置，而使世界人士知日本外交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已；這種說法，從最近的華北事變發生了以後，更爲有力，外人持此說以爲其根據，亦復不少。閱某法文報之社評，論日本

日本外交界以助力，於是日本之外交，乃在國際上大獲勝利矣。然而歐美各國，乃至於遠東之中國，仍尙置信於日本軍部與外務省不合調之謬誤也。」又言：「夫日本外交上之矛盾，在大部分之場合，實爲有計劃的、故意的，聞報者或有不信乎，請觀此次中日親善事件可也。」

誠然，當我們在飽聞日本對華「親善」，互換大使之初，忽又見軍部強主張之出現，總覺得事情來得蹊蹺，難免不是日本有計劃的、故意的一種積極政策；這種見解，是根據事實的演變，而後發生的，我們固不可以一概抹煞，但我們應當知道，所謂廣田外交，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面目；所謂軍部主張，究竟是如的在策動？如果把這兩部份的現象，能夠看清楚一點，我們就可以明白所謂日本對華政策的真相。

這裏，請

先從廣田外交說起。

廣田自繼那「焦土外交」的內田康哉而任外相的一文中，即含有下列數語，他說：「夫日本在國外之宣傳，素稱巧妙，而對此足以辱國之軍政與外交不和之傳說，竟未聞其有所糾正，於斯足以知日本人當如何利用此種謬誤矣。故日人故意使人疑及：因對內有政黨與軍部之顯然的衝突，所以便思以外交的途經，來和緩這種衝突的形勢，且鎮靜一般民對於國勢孤立之失望。他這種措置的目標，本是當時日本輿論的一致的要求，爲着要迎合人民的渴

望，廣田他便決定了他的兩大步驟。

所以在廣田繼任外相以後，第一個外交上的動靜，便是日美親善論與俄日協調說的始頭，同時對於中國也竭力和緩其侵略的積極性，而使有吉出使重任，表示對於中國有漸趨於合作的可能。所謂對

美對俄的親善，在我們看起來，不管是抑人說夢，聊以解嘲罷了。但我們如果要替日本來說，又覺得這是他必循的徑路，因爲內田外交既以脫退國際聯盟而斷絕了歐陸之關係，同時又承認了爲組織的「滿洲國」，這簡直是走上了強硬外交的頂點，幾乎有難與人爲伍的神氣，而叱咤風雲，真的想獨霸遠東，橫視全球哩！

雖然內田的這種外交策政，並沒有引起各國的實際性的反感，且受國內各部之擁戴，但在外交上無論如何總是一個倔強的失敗，使所有在外人員，無法來周圍這現象，同時也就無法來進行外交的策動，而各國雖因無集體的制裁辦法，相與沈默，但在心目之中，不直日人之所爲亦已甚矣。同時在國內，也因爲這種外交的失敗，引起了政黨和有識人士的反感，造成了有力的輿論的不滿。他們認爲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的外交的倒立。

形成「這種趨勢以後，內田被迫辭退，廣田之所以來，他的政策，對外是以協和萬邦、睦鄰外交相號召，欲以挽回內田所造成之破敗的局面；同時更特別安排了許多較近於和緩的步驟。

對美對俄的親善政策，原不過是在與歐陸綁縛之初，欲收乘虛之效罷了。美國不會上道圈套，所以沒有成績可言。蘇俄呢，是廣田在那裏住得最久的地方，而中東路非法買賣事件，又是廣田一手承

博的生意。所以從這一點上看，廣田在對俄外交上已是略有收穫。我們姑不論蘇俄是否有親日之意，但在日本外交如此孤立之中，竟有蘇俄與之因中東路事件往返接近，這不能不說是廣田的一些成功。

而關於對華政策，軍部正是在華積極行動的部

戰之餘，大家都有些兒疲乏了，同時在我東北經營的效率，也因財政的無援，而感受判阻礙，國內政黨合作的目標，又在那裏向軍部攻擊。廣田明白了軍人們的近狀，於是便利用這種時機，繼之以

對華和緩政策的實現

。在廣田的外交上來說，他這種和緩外交，並不是放棄了他們的侵略政策，只是要適應國外的輿論，周旋軍部政黨之間，便不得不採取這種和緩政策；而其結果，不過以經濟和文化的侵略，代替了炮火的侵略而已，根本上無所謂「親善」。

軍部呢，他們有一個聰明的觀念，尤其是這位沉靜機智的林蔭相，他覺得「侵略的步驟」，的確需要調和的節奏。勇往是軍部的主張，

臨機却也為皇軍所必要

，適應這大勢，迴顧到本身，却非有忍耐的精神不可。」於是我們的哲言：「欲以取之，必先予之」的教言，便被日本軍人採用去了。他們唯其想有更進一步的對華侵略，所以暫時不妨沉默一下，「取之」的工作是軍人們去擔任，「予之」的手段便得給外交去應付。現在呢，外交上所應完成的「予之」的手段，確已具有成效。那末，軍部便得繼續來行使「取之」的行動了。如果這第二步的行動，不能積極，也許讓外交獨自專美，而且還有弄巧成拙的可能了。

——在軍部裏面，他們確實是這樣的想着。——所以華北問題便在日本這種雙重政策之下，任日本軍部去蹂躪了！

於是我們可以明白了，所謂日本的對華政策，是以

軍部做主外交做輔助

的，軍部有時需要外交來支持他弄不下的局面，外交要想突破一條出路，便不得不疑同軍部的間隙；前者是獨立的，後者是墮落的，交相演繹，便無形中造成了他們剛柔并用的外交策術，但還談不上「有計劃」與「故意」，更談不上主張一致。

尤其是我們應當曉得：各國忙於自顧不暇，日本即欲施展其外交技術，欲以獲得各國之助力，亦卒不可得也。我們相信，國際對日的好感，並不會因日本外交之靈活而改變其初衷，同時亦正因為各

國在遠東的權利，將為日本所獨佔，愈發不會直日本之所為，只是各國為着目前還不能覓得一集體的（當然不是一國的力量所可達到的）處置辦法，所以大家甯願誠懾，而不為無謂之呼喊，然英美兩國近傳有商談合作辦法之接近，未始不足以表示各國正未默許日人之行動也。

日本外交，固稱圓滑，尤其廣田外交，就日本的立場來說，實是進步。但目前給日本以實際的勝利，并不是日本的外交，而是世界的大勢與被侵略國家的劣弱。日本外交，會把軍人們所造成的事實，予以善後的掩飾，而不為對外的明顯的傾軋。固是事實，但因此我們便認為他們的對華政策是主張一致，意見相同，那却又昧於對日本的真切的認識

SKETCH

端陽雜景·逸子

雄端陽節至少還有半個多月，做母親的便開始給她們的子女忙着縫「老虎衣」和補「老虎鞋」了。這種衣鞋雖名為

「老虎」，但衣服和鞋子上並不止是老虎一隻，所以叫做「老虎衣」和「老虎鞋」的大概是為了衣服和鞋子全是黃色。「老虎衣」在從前只是布的；近兩年來，布的已經是幾乎沒有孩子穿了（也許是布的已經絕對的沒有得賣了），不穿「老虎衣」就算，要穿就是紡綢的或是印度綢的。

「老虎鞋」倒總是綢或緞的；分別是在做母親的刺繡和織綢的工夫如何：一樣是一雙「老虎鞋」，有的孩子穿在脚上也不過是鞋邦上多了一點兒鞋花，絲毫顯不出什麼特點；有的「老虎鞋」却像踏着兩個活虎在腳上。

賣花樣的人們，這個時候，除了忙着剪拖鞋花樣以外，便是「老虎鞋」的花樣，賣得最好了。商店裏的「老虎鞋」料，不多一會兒，便剪掉了一四。

櫻葉成了小菜場上商品之一以後，米鋪子裏的糯米售出的數目和櫻葉的銷數是正比例；裏櫻子這個玩意兒，不問是貧和富，家家都得裏幾個換換口味。各種的鋪子裏，只要是有和端陽節稍有關係的貨物，全一緊一緊的緊在一塊兒而標明了：「端節禮品」；也化幾個錢去登一條廣告，說什麼「端櫻子和「白沙枇杷」的廣告，也在報紙上發現了。戲園子宣佈了今年的白蛇傳是怎樣的改良了：白蛇青蛇的門法、白娘子的盜鑿芝草和水漫金山時的滿臺



世界科學家的防戰研究

清晨

爲要在將來世界大戰中得到勝利，現在

各國政府無不獎勵戰器之研究，許多科學家也都致力於這種研究。近十數年來，空中戰器的驚人進步，化學戰具的發展，軍事機械化程度的飛騰增高，以及海上戰具的變化迅速，在在都表示科學家有許多心血已耗廢在殺人利器之研究與發明上。這些科學家，有的是致力進攻戰具的研究，有的則致力於防守戰具的研究。從致力於進攻戰具研究者一

方面看來，殺人器具現在已較十餘年前進步得多了，因而有人會歸咎於科學說，科學的發達增加了人類的互相戕殺。但從致力於防守戰具研究者一方面看來，則同着進攻戰具的進步，防守戰具亦已大增了人類限制戕殺的能力，這自然也可說是科學的功勞。人類是會解決他自己的問題；當一方面戰爭器具的發展將妨害他的生存時，別方面他又會發明防戰的工具以維持他的生存。

因爲要保持祕密，各國科學家對於防戰工具能研究的方法與成就的詳細情形，如對於進攻戰具研究的方法與成就的詳細情形一樣，都不向社會公開宣布。我們曾在報紙上

看見說美國某科學家已完成死光的研究，或

法國某科學家已完成某種化學戰具的研究，但詳細情形怎樣，則從來沒有人說出。但不成問題的我們可以相信，現在世界上有許多科學家都各照自己的方法正從事於防戰器具的研究，並且許多人已有了或大或小的成功。下面介紹英國的著名防戰器具研究者麥素士(Greville Mages)的研究計劃和成就，以作這種科學家的代表。

麥素士是什麼人？——他是英國的祕密研究戰器的科學家。雖因他那研究消息的微露，他最近在英國社會上很有隱約的聲名，但他從未說出過他研究的情形。許多年來，

他的工作的目標據說是研究怎樣防制轟炸飛機、潛水艇、與某些化學病菌的毀滅力量。下面的各點都是他的一个熟識的朋友所傳述的。這樣，他在臥室裏燃起從藥鋪裏買來的「蒼朮白芷」，是擋在腳爐裏燃的。「蒼朮白芷」燃了起來，彷彿是把木屑撒在有火星的爐裏，又像是香爐裏燃着的檀香，就那麼的一陣又一陣的冒烟。

麥素士之研究戰具不自今日始。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就對英國政府作了一種科學試驗，因而他獲得了二萬五千鎊的獎勵金。他在英國里希孟德公園的池塘中，設置了一隻船，船上連一個水手都沒有；他在池岸的座

真水，全用照片製成了銅板刊登在報紙上。同時，節選過的新聞成爲過節的應時點綴的佳景。

「菖蒲——艾——要哦？」這樣的聲音在每一個弄堂裏響了起來。鋪道手執寶劍，脚下踏着虎、蜈蚣、蛇、蝎子，蛤蟆，這五種毒物的童兒，人們是一張一張的往回買。

——端陽節在人們的心中幾乎是等於狂歡節了。

阿士

這樣，那樣，這兒，那兒，忙呀忙的，哭的笑的……五月初五日——端陽節到了。

這一天，天氣是熱得彷彿是把人們蒸透了蒸籠。但，天熱算得了什麼，一年只有一個端陽節呀，人們是像瘋狂了似的從工廠裏往外流。今天原是他們在新年以來的第一個假期啊！

一大早，起了床，平時吃慣了的早點，到了今天全換了樣子。孩子全穿上「老虎衣」和「老虎鞋」。菖蒲和艾掛在每一家的大門和房門上；鍾馗的畫像也貼在門上，請他從此擔任了「看門將軍」之職。

吃午飯，菜比平時豐富。一家老小坐滿了一桌，喝「雄黃酒」，大塊的吃大蒜紅燒黃魚。嘻嘻哈哈的吃了一個既醉且飽。

——吃完了飯，孩子的額上多了一個用雄黃寫的「王」字。

當吃午飯的時候——或者說在「絕對」的午時，在臥室裏燃起從藥鋪裏買來的「蒼朮白芷」。這種「蒼朮白芷」，是擋在腳爐裏燃的。「蒼朮白芷」燃了起來，彷彿是把木屑撒在有火星的爐裏，又像是香爐裏燃着的檀香，就那麼的一陣又一陣的冒烟。

晚上用他的科學發明指揮這船前後左右的隨意動轉，並開發了船頭上的大砲。自這種公開試驗以後，他的無名字的聲望便飛馳在英國全國，某個科學家已經發明一種新的電光能制止戰爭的故事，便被流傳於各地。他又會對法國政府作過一種對付潛水艇的試驗；現在他已有方法能於二十英里之外制止一個潛水艇的活動。

近幾年來，他的工作集中在不藉電線而可以通過強力的電流的研究上。他的研究目標，在於發明以下四種防戰工具，而這些研究自然都是承繼他的過去的發明的。

一、發明一種防止倫敦從天空受攻擊的方法；在這方面他已發明一種火彈，這火彈放射出去以後，即在天空中佈成一種金屬質的避免飛機攻擊的遮幕。

二、製造一種電氣的設備，這設備能於二十英里以外偵查潛水艇的活動。

三、致力於擴大運用不藉交通線而即可以放射出去的某些光線，特別致力於研究一種殺死病菌的死光。

四、研究一種火彈飛機，這飛機能以每秒鐘二英里的不可思議的速度載人飛行，並可以飛入月球。

麥素士在電光和死光的研究上，已經得到了短距離的成功。他曾在六十英尺以外，用他那神祕的光線殺死了一個鼠。他又曾在這樣距離中，用這光線停止一輛汽車機器的方法。

進行，並使一盆火藥轟燃。他又能對於懸在空中的電燈，毫無電線的聯絡而從遠處使之發光亮，如有線聯接的一樣。不過這些試驗在現在還是很費錢的，不便行於實用上，並且長距離的成功，還須相當時日。但這樣研究下去，我們無理由能說麥素士在將來不能給倫敦等大城市發明一種避死的遮幕，並使不受歡迎的一切來賓（敵人飛機）從天空中紛紛墜落下來。

麥素士所用以死鼠並毀壞汽車機器的奇怪光線，據別人推測，大概是兩部分的光線合成的，一部分是運輸光（Carrier ray），一部分是力光（Power ray）。一種特別波度的光線可以成為一種祕密的路子，由這條路子電力能迅速的傳過。這種運輸光線，在特別情形下，可以像電線一樣，傳達電流。普通的空氣是不傳電體，因而電流要走過空氣，如不藉電線，定須藉這種運輸光。在運輸光從機器裏發射出去以後，力光即電流即隨而發出。對於機械與磁體，運輸光即足以制止其行動，但對於破壞人體，更須加上強力的力光。這種運輸光是可以看得見也可以看不見的；當極其明顯的時候，牠在空氣中成為一種神祕的灰藍色。這種光線又可以滅病菌。

這種神祕的科學光線，在進攻戰爭上大概是永不會有驚人作用的，因為有許多防禦的方法可以防止牠。但無疑的牠對於和平却

烟愈冒愈濃，變成天上一堆堆的雲兒似的在門窗都關閉得不透一點氣兒的屋子裏瀰漫着。於是，屋子裏給一股濃厚的藥料的味兒控制着，使你沒法兒走進去；如果，走了進去，那裏面瀰漫着的烟，使你全得給這股濃厚的藥味所熏死了。

據說，一切屋子裏的虫兒，不管是香虫或臭虫，全得給這股濃厚的藥味所熏死了。

肚子飽了，當然要想一個消遣的法兒：愛打牌的，便湊四個人坐上一桌，或倒或長，賭一個晝與夜；愛上遊戲場的、愛聽京劇的、愛看影戲的、愛聽書或演書的，都隨自家兒的便。在今天，還有一個消遣的地方：半淞園；因為半淞園有龍船的緣故。

龍船一年只有一次，便上半淞園巡禮了一番。

在老西門上了那擁擠的四路電車。十個乘車者，就有七個是上半淞園去的。我瞧這樣的情形，便知道半淞園今天的人準是很多。

到了半淞園，一下車，就瞧見門口停着無數的汽車和黃包車。人，是像水似的流了進去——雖然進了門，才轉轉，便得到一張傳單；我也沒看見，就扔掉了。二門口，贈送「金龍至尊油」的樣品。

「但，一見了二門，不是看在四毛大洋的份上，我早就掉頭跑了：我疑惑我到了賭場。有兩個賭攤。一個攤子，是用木球去打倒一丈以外的木板上擋着的瓶兒似的東西（木頭做的）；瓶兒似的東西共有一六個，最下一層三個，中間一層兩個，上面一層一個（是疊在一塊兒的）；兩毛錢三球；三個球打倒了六個瓶兒似東西，可以得到價值兩毛錢的「贈品」。

是很有價值的。這真是一種奇異的事，無線的不可見的電力能成爲世界和平的保障！

據說，麥素士有一種保護倫敦免受天空襲擊的計劃。他認爲最好的保護工具是火彈。這種火彈，當在天空中爆裂以後，即發出一種鋼網狀的遮幕，只像薄紗那樣的厚，但有充足力量去破壞敵人的飛機。近數年來，各國政府都想製造一種天空鋼鐵遮幕，並都曾作了許多試驗，但到現在，牠們所能製造的，還只是一種靠飛機在天空維持的遮幕。

這種遮幕的作用，不過逼使敵人的飛機更飛入高層天空，別無其他大效用。而麥素士所計劃製造的天空蜘蛛網，可以以每秒一英里的速率升上天穹，即每分鐘六十英里的速率。

約五秒鐘之間，一個鐵絲網便可以升入三萬英尺的高空。這高度已較人跡所能到的天空要高得多。人類要想在這種高空中活動，人身和物質都必須藉電汽來溫暖，必須靠養氣來維持，不然人或物都要立被凍僵。所以在麥素士火彈的活動之上，敵人飛機無存餘地。

麥素士作爲防禦飛機用的火彈，約六英尺長。自然，這不是固定的，牠可以因環境需要而變其長度。製造這種火彈，是一種長期而艱苦的工作。關於火彈的詳細情形，我們還不知道，但只就火彈在天空中不但能放射火花，並且還能成爲像倫敦那樣大都市的

天空防具一點想像起來，那樣既適用而又好看，已可想知這種發明是怎樣的富於趣味了。幾年之前，德國科學家曾試驗過火彈飛機，但不久因爲每點鐘的速率不能過五百英里，即宣告失敗。現在，麥素士說，他的火彈飛機不可達到每秒三英里的不可思議的速度。

問：「人生在這飛機中怎樣生活呢？」麥素士答覆道：「他們可以坐在密封的養氣室中，而不與室邊接觸，這樣，他們應當可以平安了。」

問：「乘這飛機是否會到月球呢？」麥素士答覆道：「乘這飛機，同溫層立刻即被克服，我們可以立刻進入地球環境之外。地球每點鐘只不過轉一千英里。」而這飛機的速度要大得多。麥素士雖未明白答覆，但乘這種構造奇怪的火彈飛機，帶上最有力的燃料，而達到月球，是可能的。這飛機的速度每點鐘約爲五千英里。這個旅程只要七十四點鐘即可終結。火彈一旦受地球的推動而上升時，地心吸力立刻即停止其作用，火彈便高入中和的大空，稍後即覺到月球的推動力的影響。牠是否會落到月球上，還是問題。因爲牠或許會遇到無人的隕星之撞擊，或者自己對於一個人之能乘流星形式的物體而達到月球是懷疑的。

麥素士作爲防禦飛機用的火彈，約六英尺長。自然，這不是固定的，牠可以因環境需要而變其長度。製造這種火彈，是一種長期而艱苦的工作。關於火彈的詳細情形，我們還不知道，但只就火彈在天空中不但能放

射火花，並且還能成爲像倫敦那樣大都市的

「（？）。另外一個羅子有兩種，一種像萬路上轉請人見似的東西。這個圓東西，你瞧上去似乎四面全是「贈品」，但，如果你動手去轉，十次便有十次，全是空門；因爲這個圓東西雖不大，一格一格的却很密，那個小鐵皮片兒受這很密的格兒一次一次的阻力一眼看是得了彩了，可在空門上停着了。於是，一毛錢的代價只是一小包糖（這就是所謂門門不空）。一種是用籬笆扔過去，套在一根豎在那兒的木桿兒中間。木桿兒後面擋着「贈品」；兩毛扔六個籬笆。」

我像是見了鬼一般的一口氣往裏直跑。站在橋上，瞧那些坐了小船的人們，興高采烈的在談笑着，彷彿是活了那麼大才第一次坐船似的。有一個小孩子，大概是地球上只有他們幾個人了。

過了橋，映在眼簾中的又是賭；賭，賭，船上，有酒有菜，喝着吃着，那種瞧不起人的傲慢，這個賭世界！這兒除了上面三種以外，還有各種桌上高爾夫。人，是一圈圈的圍着那些賭攤。有幾個外國男女也擠在裏面賭。半淞園會有賭攤，幾個租界上的公園沒有賭攤；這，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對。

茶棚裏全坐滿了茶客。紅男綠女，三三兩兩，談談笑笑，吃吃喝喝，倒還有趣。

這樣一路走去，我又發現了不少的裝束態度全像神女似的女人。她們的眼風如同閃電四射，輕飄的姿體和在風中搖擺的引誘蜂蝶的美麗的花兒一樣。

耳朵裏聽到了地道的國樂聲，便意識到這是從龍船上發出來的。緊跑了幾步，趕到河邊，便瞧見一個龍船了。

世界麻醉劑問題之透視（二）

金刃譯

構成麻醉劑問題的要素

「鴉片」這兩字在數百萬的人士的心靈中掀起了一幅中國各地、法國美國諸大城市內的所設的煙窩之縮影，使他們追憶到文學家落蒂與番華所描寫的情狀與偵探片中的屈折波瀾以及戒煙所內之秘密。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單純的惡習問題，而不是一種極端重要的社會問題呢。

一般比較有修養的人都知道國聯正從事研究這問題，但却異口同聲地贊同表示輕蔑之意，以為國聯從來沒有解決了任何問題。我在手頭有數百本為國聯所蒐集的關於麻醉劑問題或簡稱鴉片問題的參考書，國聯毫不隱晦地把事實和盤托出，因為牠深知認識這問題，必須牽涉社會學、政治學、世界經濟等。但國聯所任命的研究鴉片問題的委員，悉係法學家或生物學家，因此我願擔任整理國聯所蒐集關於鴉片及其他麻醉劑的寶貴的文獻的工作，并使之通俗化。

諸位請一思市民社會所公佈之文獻，孰能與之相比擬？我惟只有軍械問題可與之相較。市民社會赤裸裸地暴露了牠的醜態，撕去了文明的假面，摒棄了豪華的舉止，恢復了誕生時的真面目：海盜，一個為了利不惜作姦犯科的真正的強盜，總之，

市民社會對自身的暴露可謂淋漓盡致了。

為認識麻醉劑問題的嚴重性起見，只須提起中國就得了。這擁有四萬二千萬人口的土地，實是列強矛盾的交錯點。但這睡獅一旦覺醒後，却或為決死的戰場。在這市民社會的廢墟上，需蓬勃地生長新的社會出來，這是可以預言的。

麻醉劑問題與軍械問題頗有相同之處，如各項問題上演的主角是少數抽得新額利潤的擁有莫大權力的資本家。世界製造軍需品場所不滿三十所，製造麻醉劑的場所遍達全球也不滿四十處。軍火業與毒物業的利潤却大得驚人。市民社會的死亡，將是這兩業壽終正寢之時，兩者俱在日內瓦演着趣劇：所謂軍械會議與鴉片會議即是。

這兩項問題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在現階段是帝國主義在遠東衝突的問題。

與鴉片問題有密切關係的，首推中國，因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與消費鴉片最多的國家。

對這，我們不得不追溯已往在三世紀前，早有鴉片輸華之舉。帝國主義列強追逐着兩個目標：一個是立即的、顯明的，即獲利的目標；另一個是隱晦的、下意識的，即使中華民族變化，給予他們以人造的樂園，以便順利地宰割。中國的死亡率是超越世界任何各國，勞工被唔無天日地剝削，長期的災荒，被帝國主義支持之軍閥的互鬥，傳教士們留

上站着一個天女散花那鵲戲裏的裝飾的女孩子；女孩子旁邊，有一個道裝的男孩子，三拂清鬚，手執蠅拂；聽別人說，這是昌黎陽三歲白牡丹。船上大小小的傘（像萬民傘那樣的傘）和旗（像戲臺上跑龍套手裏拿的那樣的旗），顏色鮮艷，迎風招展；尤其是在中間的那個帥字旗，可以說「神氣活現」。兩旁各有八個划船的；船尾一個人拿着大槳，掌轉櫓掉頭。船艙裏坐滿了敲鑼鼓和吹喇叭的人們。等到船停在河邊，把昌黎陽三歲白牡丹換上「四郎探母」的時候，我又清楚的瞧見船頭上還供着一尊菩薩；那些蠟燭臺、香爐、桌、椅、鬼魅、菩薩，全像是孩子的玩具，那麼一點兒小。——據說，這樣一個龍船，每天的代價大洋四百元。我想，誰說是節鬧難過呢！

再轉過去，不多遠，是一個跑驥場。騎驥的人，大概在十個以上；裏面有一個女人。驥子這種畜生，在上海真是稀罕的東西，所以人們有了騎驥的機會，總得試試和坐在流線型的汽車裏的味兒有什麼兩樣。不過，女人，我以為……。

不少的外國人用照相機在攝影：龍船和跑驥。寄到外國去，登在外國報紙上，又是「中國風光」。

小七堆兒——就說小土山上罷，人很不少。站在山頂上，因為四面全是樹遮着了視線，連一丈以外的地方都看不見。下了山，去鑽那「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洞。山洞裏擠得肩挨着肩；好容易擠了出去，却站在洞外的一個人說：「鑽狗洞」。

疲倦了，便出了半淞園。

半夜裏聽見從大世界遊玩回來的人說，十一點半鐘左右，有男女六人從大世界的六樓跳下自殺。

中國，便為毒物商目為千萬頃毒物消費的對象。

什麼是麻醉劑

實際上具有社會的與經濟的重要性的麻醉劑，可分為二大類：其一是鴉片及其派生物，另一乃科卡因及其鹽質，第三種即係印度大麻內所提煉出的 Hashish（為印度大麻所製之麻醉劑，其種類有膏狀或液狀者，嚼之或吸之均能使大麻醉。），這一類麻醉劑並不佔重大的地位。

鴉片是罂粟花中的凝結的液汁，能自人身機構上，射發一種催眠的效果，能減輕感覺上的苦痛。延長精神安適的時間，嗜好者久之便不能擺脫這種惡習，加之長時期的吸食會使人頹廢無力，及銷蝕人本性及意志，工作的能力漸形傾向變化，惟當作人下物或吸食的鴉片，尚不算什麼大害，還可以設法戒除這種嗜好。

鴉片中的嗎啡成分佔百分八到十五。嗎啡的效果是讀者諸君所深知的，牠能減除苦痛，幻出美麗的好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嗜好者發生一種不能

自制的需要，因此吸食嗎啡者比鴉片嗜好者的療治要難得多，或竟是不可能。

嗜好者能服多量之鴉片，無論嚼之或食吸之。至於嗎啡最多只能吞服一粒而已，嗎啡之派生物或稱之為嗎啡之鹽（Ester），如海洛英或 Morphine 為害更毒，何況製藥業還在日新月異地發明新的毒物呢！

當國際條約規定麻醉劑的製造，應受國家的管轄後，毒物製造商始終企圖把毒物名稱列入官方的表冊上，但一等有新的毒物的發明，這些古怪的名稱又不列入這表冊上面，那未在某一時期內這種毒物可不受約束。

吸食鴉片在比較上是無甚大害的，因為在燒煙時毀滅了鴉片中的大部分的毒性亞鹽基。至於海洛英與嗎啡都用科學方法來注射或吸之，因之這種毒性的亞鹽基全部的吸進了。我們應注意的一點，就是海洛英較嗎啡毒八倍有奇。

鴉片及其效果久已知悉，他的麻醉用途在世

於近代科學飛躍的進展。中國鴉片問題 隨着這技術之演進而平行地變遷。與其吸食大量的鴉片，這在一般人認為奢費與不感到興趣的，不如注射少量的海洛英及嗎啡，這樣乃養成了一種不能自拔的煙癮，沉淪於苦海之中，等這毒物有根深蒂固之勢，嗜好者便覺得不可一日無此君。因之近代技術的進一步更變了問題的面目，從前的中國是產生鴉片的中國，其產物的銷路通行全國；在目前生產國將鴉片輸入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同時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將中國推入嗎啡與 Esters 的毒泉中，因此西方技術文明挾其毒物侵入中國，與挾其商品移山倒海而來可謂無獨有偶，但為了毒物原料問題，恰如爲了商品原料問題，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首先便遇到日本出品的競爭。

中國與其他各地之鴉片的用途日益狹小後，烈性毒物的用途便可驚地增長起來。

關於民族主義文學

徐永泊

我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新報》上發表了一篇「民族主義文學內容的研究」，在當時，是並不料到有希宗那樣的人來曲解的。因為我相信：世界雖然廣大，人品雖至複雜，但總不會有自己二點不懂而張口嘲笑別人的人。可是事實上，我的推斷是錯了，新人三十三期希宗的一篇「怎樣才是準民族主義的文學」，便給我們提供了不少可珍惜的資料。

開始，我不想說什麼，因為我相信讀者是有眼睛的，讀者的正義也許比我更明澈。但是毓英却忍不住出來說了，於是，我又想，爲了真理，是不應該械鬥的，誠實無異放棄了自己的責任。

毓英的存心真太惡厚，他還正經經來討論「準」或「正」的問題哩！而不知道希宗的「準」字是誤用的。希宗以為「準」字便是「標準」或「正確」的意思，根本不曉得「準」字另有其他的涵義。——觀乎通篇不妥之處的多，我還推測大概不至於很錯認罷？

不妥之處我也不想指出，因為我沒有希宗「自鳴得意」的大膽子。我還想，不妥的地方也許是排字先生的糊塗；校對先生的疏忽，嘲笑永泊「幼稚得可笑」的希宗先生，應當不會寫出「幼稚得可笑」的文章來的。但是可惜得很，希宗用盡了吃奶之力，却重重的打了他自己的耳光。

我可以提出極充分的證據來證實希宗是怎樣「幼稚得可笑」的一位人物：在我近三千字的「民族主義文學內容的研究」一文中，無論請誰找，都找不出「民權文藝與民生文藝」那些刺目的字樣來！不錯，提供了「民權文藝與民生文藝」，是誰也會覺得幼稚可笑的，但我得說明，這可笑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希宗自己！希宗提供了——切實點說是杜撰了——民權文藝與民生文藝，不止是「節外生枝的多事」，而是一種可恥的無賴的行爲！

實際上，我那篇文章是寫得十分淺顯的，但可惜希宗受了陶淵明「不求甚解」的毒，竟不曾看懂。看不懂或不想看懂，那也沒有什麼，可是既看不懂而還要出來胡鬧瞎扯，自鳴得意，那就有點不可恕了。例如我講的是民族主義文學內容的問題，他却閉着眼睛來附會曲解，節外生枝，杜撰什麼可笑的「民權文藝與民生文藝」等名目，加到別人的頭上。居心雖極險惡，手法究太拙劣；而且此風不可開，爲中國民族主義文學的前途着想，像希宗那樣無知的人，我們是有着指責的責任的。

假如編輯先生在判別是非上認爲有必要的話。那我的「民族主義文學內容的研究」一稿，是由新人轉載一次的。也好請新人的讀者當一回義務的評判，看那裏面究竟有沒有「民權文藝與民生文藝」許多可笑的字眼？

個人希望：希宗能在罵人與造謠之餘，多看一些書，多用一些筋；把自身慢慢的先健全起來，免得以後再鬧幼稚的笑話。

中 國 本 位 教 育 建 設 論 (上)

章 宗 流

山下德治在新興教育與文化革命一文上說道：

「在中國革命的計劃中，最初就企圖的新興國家之文化的建設，雖在革命後立刻着手實施，但在新興國家建設的端緒上，或為其各方面的大障礙者，是為國家的存續上必要的大衆之非文化性。大眾之非文化性的克服，不僅可以使新的政治組織容易實現，容易收效，且被認為使新的生產勞動之組織，和藉技術的理解的經濟的進步，也容易為根本契機。所以蘇聯政府把國家建設的新分野上的全部文化革命委於教育，而且教育之所以決心把這作為己任者，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在上列一段話中，不難深切認識教育在社會生活的重要性了。

中國有句至理名言，「教育為立國大本」。教育不僅與一國的政治有密切的關聯，而與國民的生產發展也有緊密的連繫。教育為溝通國家政治、國民經濟最最銳利的工具。每一獨立國家，有牠獨特的政治制度、經濟設施，也必有與這適應的文化教育為根本契機。一國的政治水準、文化水準、生產能力的提高，皆賴教育為輔導的推進機。蘇俄蘇維埃政治的建立，五年經濟計劃的實施，牠的新興教育固然盡了偉大的任務。而衝肝世界其他國家，如法西斯蒂的意大利、國社黨執政下的德意志底政治經濟制度的推行，

也莫不有與牠政治經濟立場相適應的法西斯國社黨的教育，來盡牠教養國民、發揮能力的巨大功能。只要我們不是閉着眼睛，當能看到客觀存在鐵石般的事實。

且不說中國古代越王勾踐尋恥沼吳完全倚仗着「十年教養，十年生聚」的力量，而一部世界近代史上，便可指出數十年前或是十多年前，本來是國勢式微的國家，因為盡力推行教育的實施，不久之後，國家地位，便躋足於強國或實質的獨立國家的地位而無愧色。像日本明治維新時福澤諭吉吸收西洋文明，推行現代教育，土耳其凱末爾的掃蕩回教惡習，厲行國民教育，十數年後，不特

國內政治、經濟、文化水準，有長足的進展，便是國際地位，也擺脫了強國的束縛，而蒸蒸日上。這都是教育救國最鮮明的例子。——自然我們也並不像一般時下「教育救國論者」，把教育的評價，估計到至高無上，超過一切。而我們是說，每一個在政治上經濟上有轉機的國家，必須厲行牠合體系的國會，來支持和發展牠獨立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要是那一個國家，在教育上喪失了獨立的特徵，那末那一個國家，在教育上喪失了文化，也必然成為如屬於外來侵略的附庸；甚至於那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都陷於殖民地化，愈陷愈深而不克自拔。此所以每一獨立國家，都有以自國本位教育體系的建立。

可是中國的文化教育形態，是呈現着怎樣一個情形呢？請看一看面前的事實吧。在文化建設一卷五期上有一位筆者慨乎言之的寫道：

「學校中用外國課本，甚至除了國文，一切都是：這樣的學校，却算是程度最高的好學校！所謂著作家者也是這樣。凡是以外國文發表的，那便是頭等的學者！這在教會學校及以庚款為生的學者，他們因為要向外國的主人作報銷，所以天主教會的學校讀法文，基督教會的學校用英文，同樣舊法國賠款的用法文書寫，領英美賠款的用英文著作，我們是無怪其然；但是中國有不少學者，却常用外國文發表其所著，而不用中國文。……學術文化界是如此，其他社會各方面亦莫不如此！住洋房，吃西餐，大菜間是輪船的頭等船位，外國貨意思等於頭等品物，歐化便是摩登，西裝最稱時髦，人要出洋遊歷，「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今日的外國，正如我們的「龍門」，這種現象之所以成爲當世的流行，若不是「沒有了中國」，我以為定是「遺忘了中國」。」



由「一十宣言」說到

中國需要怎樣的中國本位文化

顧舟

被世界的巨流，整個破碎了中國社會；在她將要瓦解的前後，突然於一月十日，出現了十教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宣言」。這也許是中國文化運動發展史中和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必然的現象罷。

自十教授的宣言發出以後，已引起全國人士的注意和鴻儒碩學的批評反對或贊同。

我沒有淵博的學問，能把牠加以批評或指示；只覺得十教授所發表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宣言，給我們一個嶄新的認識，使我們知道目前的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並且使我們知道變化的領域「已沒有了我國」。誠然，中國現在「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這裏有拜迦香煙的繚繞；那裏有孔孟偶像的復活；這裏有法西斯帝議論的醞釀；那裏有德謨克拉西思想的憧憬；這裏有布爾希維克學說的流行；那裏更有無政府主義的煽動。然而這些形形式式光怪陸離的現象，無疑的，正是變質的中國經濟結構的反映。有了這變質的社會的畸形的發展，當然在她上面存在着社會主義思維的根芽、封建思想的殘餘、以及資本主義文化化的形影；各有滋長的土壤，各有活躍的領

域了。所以我們要在這種畸形的紛亂的社會裏，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在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呀！

「十宣言」中又說：「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國的地域；因而有她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重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建設的基礎。」是的，這些話很對。然而成爲問題的，是「適合於此時此地的需要」的「中國本位文化」，牠的性質是以何種爲標準，又那一種文化是適合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當自宣言發出以後，有很多的出現；如陶百川何西亞陳柏心諸先生則提出三民主義的中國本位文化；黃任之先生主張承繼清末的遺產，建設「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中國本位文化；劉湛恩先生主張基督教式的中國本位文化；李麥麥先生主張資本主義的中國本位文化。這些名流學者的議論，都是你有你的哲學我有我的哲學。

但是，我們應該把我們敏銳的目光，準確的斷定，到底何者可建設爲中國本位文化。在這未斷定以前，應先把文化的本質，加

以清晰的認識，免得胡言亂語，要建設「中國本位文化」，而失掉了「文化」的本質和意義。

「文化」兩字的定義，在過去一般學者，都很模糊很籠統的了解，雖然相互間會發生過不少的爭論，相互顯出自圓其說的解釋；但是從沒有能夠正確的把握到文化意義的重心，所以主張以意識、形態、學術、思想爲文化內容，機械的認識文化的發展或發動，爲絕對的隨着社會經濟基礎的轉變而轉變，祇是把文化當爲社會的副產物；結果，只有了解文化本質的一面，消失了文化主觀的和創造的作用。另一部分的學者，主張把文化的領域擴大開來，除去社會的意識、形態、學術、思想諸門外，所有的法制、政治、生產力、生產關係等，都歸納到文化領域的範疇。如此社會上一切的一切，都包括在內，但他們却沒有把握住文化的重心。要知道，社會全部構成的諸要素，都是人類「求生」成績的總和，一切社會構成諸要素的變動或發展，都是以適應「求生」的需要爲唯一的前題。他們却含糊的了解文化爲社會全部構成諸要素的綜合體，却沒有把握住文化爲人類求生存進化的成績的總和，以致失去了文化的積極的意義。

正確的說來，文化是人類生活中應付時間和空間，以求實際生存進化的總成績的表現。陳立夫先生解說得最爲確當；他說：『

以過去言，即一民族應付其環境以求生存而

所得進化的總成績；以現在言，即一民族為求適合目前之時代及環境所需之生存的方式和方法；以將來言，即一民族為求將來之繼續生存，所從事的準備工作。所以文化的涵義，無論在過去、現在、將來，都是為人類應付時間和空間為着「生存」的要求，而引起各種因素的總成績。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文化不是偏狹的，再說所謂意識、形態、學術、思想的上層建築，也不是含糊的指社會全部的構成要素的綜合體，而是有其積極的創造的以「生存」為重心的，為着應付時間和空間而求生存的總成績，不是受着經濟基礎的限制和被動的死東西。

我們既明白了文化的本質和意義，其次

要試談到中國應建設怎樣的中國本位文化。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牠的正確的理解，我以為是這樣的：是適宜於現在中國的需要和利於發達的文化。而「文化」的建設，是說，建設文化運動的過程中，必須要把握住文化與社會經濟相互結構的統一性，這是最重要的條件。其次，文化有時間性、空間性、連續性、民族性，這是次要的條件。這樣，在主要的和次要的條件相互綜合之下，便可律定一個適當的文化建設的標準；然後在這標準所決定的範疇內，便可對於各種的文化，加以個別的分析，何者應當積極的克服

，何者應當絕對的發展。

由上述看來，我們可知怎樣的中國本位文化適合於上述的原則。資本主義的中國本位文化，不適合於中國的此時此地；基督教式的中國本位文化，不為中國所需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本位文化，不適合於此時；總之，這些中國本位文化，都不能以求得中國民族的「生存」，失掉了建設「文化」的意義，這是無庸加以解釋的了。至於適合於中國此時此地，適合於中國的需要和人民要求的，唯有三民主義的中國本位文化，就是說，以三民主義做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根本原則；這也是陶百川何西亞陳柏心諸先生等所主張的。我現在把牠簡單的解釋一下：

三民主義是孫總理畢生研究的結晶，其中一部分採取歐美文化的精神思想，另一部分是中國舊有的文化，還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獨見。從政治上講，這是建設國家的基本方案，是適合現在中国的需要，適合於中國的此時此地；這誠如陳立夫先生言：





熱海溫泉記(上)

路。

呢？

常常鬧着地震的國家，像日本那種火山質的東瀛三島，同時，那兒的溫泉，也算夠多的了。其中，就我們所曉得的，要算箱根、別府和這裏所寫的熱海為最有名了。

箱根的盛名，是和日光有着同樣的名貴。來游覽日本的人們，總得到日光去，同時，箱根也便隨之而有走走的必要；這和夏天洗海水浴而到鎌倉去是一樣的富有着深長的意味。

別府的溫泉也很有名，只是在關西（日本有關東關西之分）這邊，距離着東京太遠了，所以就似乎較之箱根要遜色，而且，別府也沒有一個日光來和他媲美。但說到別府這地方，想來我們中國人是會多一些印象的，因為在那兒，曾經住過那位長腿將軍張宗昌。張宗昌有一所很精緻的別墅在別府，在

那別墅的屋子裏面便有溫泉的泉源。張宗昌曾經把在山東括下來的地皮，整個兒放在大連的日本銀行裏，丟下了十七八位姨太太不管，獨自在別府和一位叫作靜子姑娘的日本女人，成天混得火熱；這位將軍的點聞，就從那時候起，又已被鬼子們傳為佳話了。

說到熱海，我和他是比較的認識得熟一點。當六年前我初到日本的那個春天，便曾經專誠的去拜訪了他一次，其後有一個冬天，正是熱海發生了大地震的時候，我又曾連去兩次；為什麼我這麼樂意的上熱海去呢？

雖說熱海距離東京不遠，但箱根却也很近；不過，箱根的盛名太大了，又且是國際人士所必經游覽的勝地，所以那兒一切的用費，也都隨着人們的重視，而昂貴起來了。像我

因為在熱海有一所適宜於簡單化生活的伊豆山，所以我們便會丟開了箱根，而說上熱海。真的呀，到日本來還能說不去洗洗溫泉嗎？尤其是像我這種身體多病的弱者，在溫泉裏打幾個滾也是好的，爲着這樣想法，熱海便成爲我心目中最爱去的地方了。

在熱海——這裏又該說是伊豆山了。那兒也有很多給游人們憩息的旅館，旅館只是停留在山的腳底下，而推窗便見汪洋大海。

上海君毅中學男生部招生 學額^(高中一年級) 男生班 女生班^(各六名) 高中二三年級女生班^(十名) 初中一二年級男女班插班生^(各二十名) 初中二三年級

本校第一期七月一日第二期八月一日第三期八月廿五日

杭州(浙江省)黨部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單(二)繳納證件(三)投考資格

放初中一年級者須小學畢業或有同等學力投致各部級插班生

但凡已加入本屆會考初中生及小學已畢業尚未領到畢業證書者

該項證件可

者須有原校年級相符合證件

格及已在省市縣立小學畢業各級生履行報名手續後可准予免試但須經過相當口試本校本學期起內部各種辦法與前不同各級生在未報名前須先將本校新訂招生簡章本屆報名考試招生辦事處本校仍在上海市大吉路上上海市教育會內亦可報名杭州(浙江省)黨部開學上課

一看索閱簡章須附郵二分

一律遷入上海市斜橋局門路新落成校舍內

常務校董吳開先 王延松 諸文綺 校長黃造雄

旅館並不能算便宜，雖然因為伊豆山是比較
冷僻的地方，不能和伊東的盛名並駕齊驅，
但因為近幾年的開發和地方人士的經營，也
便成為完備的休息所在。存着貪便宜心理的
人們，便覺得那兒的旅館，是很貴的了；而
與日本人的生活程度來比較，却以為是便宜
得不得。

去太遠了

原來我們留在日本的朋友，平素旅行時所最感覺到困難的，就是住旅館這回事了。不爲別的，因爲日本的旅館，總是貴的，一個人一天總得化上三四塊錢，才可以叫你有地方住；熱海如此，伊豆山亦是如此，所以說有了人家可以貸屋子，那真比較旁的地方是便宜得多了。

在伊豆山我所看見的一枝櫻花，却和我們這邊所看見的夾竹桃是一樣的嬌豔濃馥，而且是只有一枝，越發顯得他那種婷婷玉立的豐度，不同凡響了。可是，此後我可再沒有看見過，僅是那麼短短的一週間的親近。

伊豆山雖離熱海鎮市，不過五里，雖然是短短的五里馬路；但有從熱海火車站接送到伊豆山的公共汽車，那是說，有了公共汽車，你只得化二毛錢便可以到達；不然，那便要你破費一塊錢僱一輛汽車纔可以到，因為那兒並沒有以人力代替牛馬的人力車咧。

伊豆山除掉在山麓下有幾家旅館之外，假如你是熟識的話，那兒便有人家可以貸給你乾淨的屋子，這屋子雖沒有旅館那樣攷究，但你一個人佔一間六疊席子朝南的大房間，每天還有三餐供給；也不過一個月化上二十幾塊錢。這要是比之於那兒旅館的話，相

當我第一次上熱海去的時候，就由同去的人領我在伊豆山一家姓和田的人家去借住。那正是春深五月的天氣，在屋簷下面的角落裏，我記得那兒還有一枝大紅顏色的重瓣櫻花。櫻花，早一些時候，我在東京的上野便已看見過了，不過，所有東京的櫻花，聽說那瓣子都是單的；雖然他開起來的時候，因為花枝多的原故，比較我們的桃花是另有一番風趣，但他到底還不及桃花的鮮豔，可惜桃花不能長成大樹，一直是短短的疏疏三兩枝，比不上櫻花的覆壓幾十里。可是，

溫泉是由山的最高層放出來的，有一根總管子，從這管子裏，可以接到山前山後的老人家；旅館裏，他們也是從山高頭接下來的；不過因為水的溫度過高，所以在水管子裏加上一些自來水，但冷水少於溫泉，所以礦質氣味，依然很重。



四明銀行

務辦理存款放款兌換等業務置備保管箱保管各項貴重
物件經營房地產業建築住宅店面出租
(儲蓄專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發行鈔票)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金
事宜
(創辦年月)光緒三十一年間開業
(地址)上海總行北京路三四〇號電話一五五〇三·〇四·〇五
上海南市分行 民國路八十四號電話八一五〇七·〇八
上海城廬辦事處 城內方浜路八五號電話二三〇四七
上海西區支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轉角 電話三〇八九九
南京分行 楊公井
南京下關辦事處 下關
漢口分行 江北岸
漢口分行特三區鄱陽街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行



沒落中的涼帽業

——鄧縣通訊——

鄧縣婦女有二種手工業：一種是織蓆，一種是織涼帽。因為家家戶戶大都把牠們視為日常的工作而織造着，所以這二種涼帽和蓆，便是鄧縣（寧波）的大宗生產物，也是鄧縣的出口物之大宗。這裏去了蓆的情形不談，且單來談談關於涼帽業的近況。

涼帽業在過去確是鄧縣較為健全、較為生利的買賣經營之一，放在鄧城市區的涼帽行足有二十餘家，而小本經營的還不在內。婦女們織成了涼帽以後，另有涼帽販子們到各鄉鎮上去收買，然後轉售給涼帽行裏，再由涼帽行盤頓的銷運至外埠。涼帽的原料是「金絲草」，係由小呂宋輸入，而製就了帽環，十之七八是銷往海外的，在由外國人經過一番化學的熏炙，再輸入中國，那便是十

足道地的××洋行名貴（價格由十餘元至數十元）的「外國貨」了。從前那些帽坯由外人收買去的，或是銷往外埠的，每頂價格往往超過三四元至五六元七八元以上。所以那時一般織造帽坯的婦女，除了若干原料草的本錢（以視草料之高下而計）以外，每月的收入常可得到二三十元（比織蓆勝過數倍）；而經營涼帽業的，也自然家家生意興隆，生財有道，又尚虛貨少難成交易也。但自近數年來，外人機器業的發達，製涼帽已不再利用華人的手工了，於是涼帽「洋裝」的生路一呆滯，靠國內各埠（上海青島等處）的銷路又是極少數，何況外來機製的涼帽，不論在價格方面，觀瞻方面，都足以使國人自製的望風披靡。因此，帽坯的價值便一落千丈，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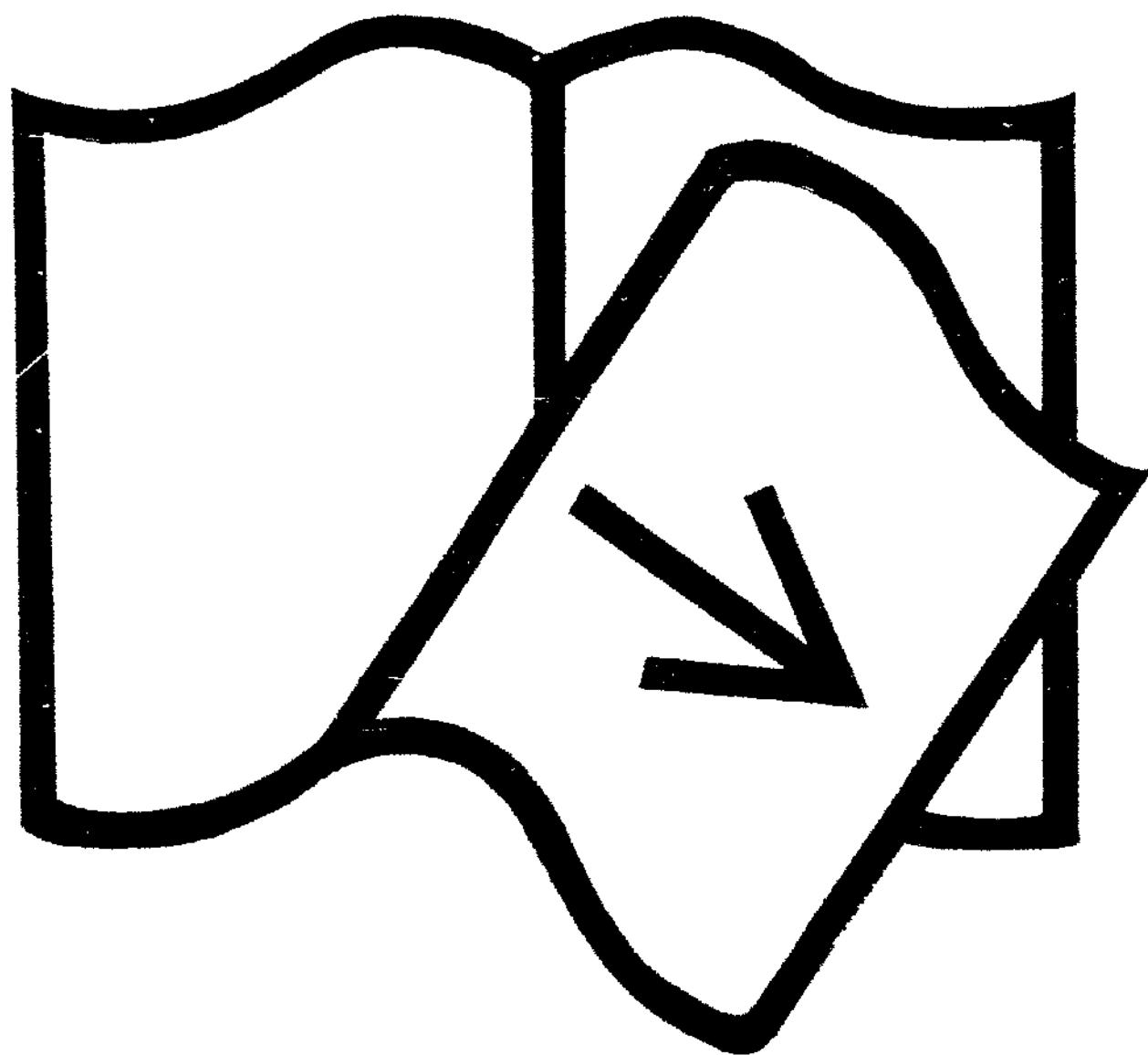
會值五六元七八元的，現在最多不過三四元，而原料的進價却不至於減低，婦女織就了每一頂的涼帽，普通只能得到四五角錢，織工可要至少在二工以上；其慘苦可知了。至於經營涼帽的行家，也因為收了涼帽來無法脫貨和賣不起錢，以致虧蝕累積，於是倒閉的倒閉，收歇的收歇，能勉強苟延殘喘的至今已只有幾家。而一般小本經營的和販子們，那當然都也因無利可圖，難以維持下去，就十之七八的放棄了本業，另找出路了。

涼帽業的沒落，這不消說，一方面間接的是又要使金錢增多了一種外溢額，而另一方面直接的最大的影響所及，那當然是使整個鄧縣婦女生活（亦即家庭）增深痛苦的創痕了；至於你叫她們大家都去織蓆吧，可是那本來的工作，已經受了市面不景氣的影響，如果再增加了大批的生產，那不是同樣的連勞力的代價都收不回來麼？

立清心中學校招生

報名時間：報名時繳報名費一元二寸照片四張并呈繳證明文件
學額：高中一、二年級普通科商科初中各級及代清心小學校
放學期：第一次七月一日 第二次八月十九日 均星期一上午
校址：上海大南門外陸家浜

校長張石麟



835 — 836



平市科學展覽會觀光記

北平通訊

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北平分會之為使民衆瞭解普通科學之常識及科學用具之原理起見，特假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科學展覽大會一週。祇因連日陰雨，故到會觀眾，並不踴躍，記者昨亦到會參觀，得以詳細瀏覽。

會場門內迎面置臘製假人一具，形像逼真，身着藏青制服，戴黃道黑帽，記者幾視為會場的守衛。全場派有表演員多人，除擔任試驗器之表演外，並負責解答觀眾之詢問，四壁遍懸各種掛圖多幅，明顯清晰。

全部展品共分理化、土木工程、醫藥、光盤、高壓、地質、無線電等八組，所有普通科學之應用品，搜羅殆盡。其中以清華師範兩大學所製造的理化儀器如抽水機、望遠鏡等，最為堅實可用，雖不免粗獷，較之舶來品，自有遜色，然在工業居後之中國，居然能夠自己製造，總算差強

人意了。又如各種試驗，均極重要，如飛機之引擎、汽車之發動機，皆可以通以電流而試驗，使人一觀，即可明瞭；其中又有電車之小模型，通電使行，與真者無異，因此圍觀之人甚多。最能破除人民迷信者，厥為人造雷電，一經試驗，立可轟然有聲。次如各種科學方法製造之蟲類、藥名及胎兒等標本，亦極精美，並有卡片識明，且註明出品者之名稱。各種農業品，如美棉之種子及黃豆等穀類之種子，籽粒都是很飽滿的，觀眾大都甚為注意，因為我國是以農立國呀！所陳列

之男女生殖器，一般人士最為驚訝，或者以為有傷風化麼？而少女們見之，無不羞答答的走開了，由此可證明國人對於兩性間，仍視為神祕的了不得，所以男女間的隔閡，至今仍舊不能化除。會場內塔有藍布棚幕兩具，一係「光之曲折及全反射」之說

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事務處發行

第十二期空航公路建設獎券

一等獎一號 獨得洋五十萬元
二等獎兩號 各得洋十萬元

三等獎四號 各得洋五萬元

四等獎十號 各得洋一萬元

五等獎五十號 各得洋二千元

六等獎一百號 各得洋五百元

七等獎獎券之末三位數字與另行搖取之三位數字相同者 各得洋二百元

五百號

一等獎獎券之末三位數字與另行搖取之三位數字相同者 四千九百一十一號

二等獎獎券之末三位數字與另行搖取之三位數字相同者 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九號

各得洋七十元

一等獎獎券之末三位數字與另行搖取之三位數字相同者 一千九百九十九號

各得洋二十元

共中獎五萬零六百六十五號

每十聯號獎券必有一號中獎

二十四年七月五日

在上海逸園當衆開獎

獎券每張分作十條，每條價值洋十元，每條價值洋十元。

售券處

各大公司銀行錢庄商店凡經掛獎券者均有出售

總經理 金廷森

明器，一係專爲試驗暗室內電視燈管之用，五光十色，極有興

二

最末陣列者爲平市府馬路之斷面模型及工務局建築之樣式。
馬路模型計分瀝青濺油馬路、瀝青沙油馬路、及水結石渣馬路三種，兩旁均植有小樹數株及三五行人車馬等，觀衆對之頗饒興趣。至工務局建築樣式，尺寸雖小，但極逼真，場內秩序井然，頗得好評。

我人常喊科學救國，然科學救國先決的條件，在於一班民衆應有普通的科學常識，而貫輸普通科學常識最好的方法，則爲科學展覽會了。現在暫引該會負責人顧毓琇先生的話，來做個證

明

1

【處今日的世界，國民都應該具有科學的常識，所以普及科學知識的舉動，乃是十分切要的。普及科學知識的方法雖然很多，但是最有效驗的，當然要算科學展覽了。歐美各國對於科學展覽非常重要，所以在各大都市有許多科學博物院。在這些博物院裏，不但陳列着許多發明的遺跡，並且有許多儀器模型可以動作，使得看衆自己能了解科學的事

實和眞理。我們中國現在還沒有
一座科學博物院，甚至連籌備的
消息都沒有，真是慚愧！退而求
其次，我們祇好希望多舉行幾次
科學的展覽會了。……』

六月四日於師大。

| | | |
|------------------|---|----|
| 保管箱出租 | | 章程 |
| 地址 | 北京路河 南路轉角 | 承索 |
| 電話 | | 即奉 |
| 九二三二〇 | | |
| 點 | 特 | |
| 一 二 三 四 | 保管庫在樓上絕無水濕之虞 庫牆四壁全鋪鋼板堅固異常 庫門裝有鐘點暗鎖開關等極為嚴密 保管箱鑰匙由租戶自行配合精巧快 密為國內所罕見 | |
| 國華銀行信託部 | | |





夢

小說

葛天

「你怎麼老是說『犯了一次罪』呢？親愛的，我祈求你，祈求你永久把這個夢做下去；而我，親愛的，也是願意永久做這個苦澀的而且又是甜蜜的夢的呀！」

「親愛的，如果沒有這個苦逼的
而且又是甜蜜的夢，我，唉，已經
別說了罷，反正是這個苦澀的而且
又是甜蜜的夢拯救了我……；親愛的
，祈求你永久把這個夢做下去罷；這

是一個苦澀的而且又是甜蜜的夢呀！

「這個苦澀的而且又是甜美的感覺，一個人是做不成的呀！」

——這是荷最近給我的信上的最

後幾段。

卷之三

荷，我認識她，已經有十年了。

但，我認識她的丈夫，凱，也已經有十年了。我認識他們這一對兒，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而且也是同一地方。這件事兒，你瞧，不透着點兒奇麼？可是，我們不知道我錯了，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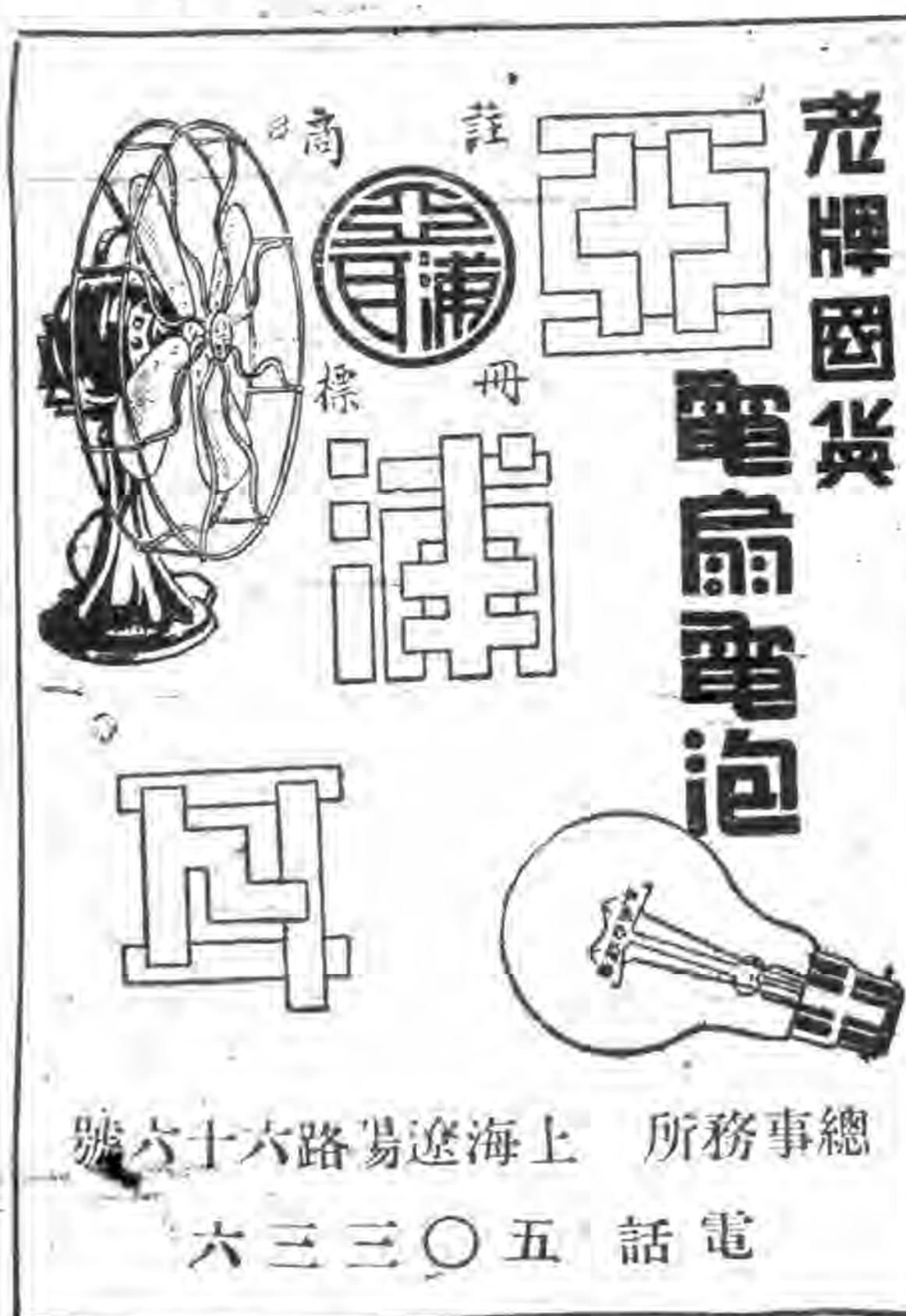
可是，我們不過認識罷了。除了認識，我們談不到有什麼交情，一直

後來，我記得是一個下得很大的雪的日子，天氣是那麼冷，爲了窮，家裏沒有錢買煤，雖然是已經過了辦公時間，幾個同事仍坐在公司裏的辦公室裏圍着爐子在嚼廻包和談天。電燈沒有開。煤氣爐裏冒着的火焰照着我們三四個人的臉全染上一層紅色，在黑暗中發亮。但，我們三四個人誰也快樂得很，忘了不多一會兒全要投到冷空氣的包围中去的了。

忽然，茶房進來說：「有一個朋友要見我。我奇了。這會兒還有朋友來找我，這位朋友可以說是和我『同病相憐』了；也想來烤火罷？但是，我從來沒有把我這種可憐的情形告訴任何一個朋友呀！——這可真成了笑話了；過了辦公時間來找朋友。這個朋友太有趣了，我倒要見見他。

「請他上酒兒來罷。會客室裏冷
對面矮房子的屋頂上，鋪着厚厚的一
層雪。街燈的四邊兒清晰的飛舞着似
夏天將有雷雨的以前的蜻蜓滿天飛舞
似的雪花兒。

「哦，天，好久不見了。」



我趕快回過身來的時候，我面前站着一個矮小的個兒；這個矮小的個兒，在我腦膜上實在淡得沒有一絲兒影兒了。我便楞着了。

「怎麼？天，你不認識我了麼？三四個月以前，我不是還寫信來請你給我買——？」

「哦，是凱。我們雖然在六七年內通過幾次信，可是我們只見過一次——就是互相認識的那一次……」我說着便跑過去，握着他的手使勁兒的搖了幾搖。「我的眼睛太饒了。你幾時來上海的？你的夫人好麼？有了幾個孩子了？怕不止一個了吧？」他全然的回答了我的一連串的問題以後，便對我說：

「天，太冷了，我們去喝兩杯。」

「好。」

我別了同事們，和凱衝着迎面來的西北風向新雅酒樓走去。我的公司離新雅酒樓只有三條馬路。我們便沒有僱車子。我是反對上新雅酒樓去的，因為我太窮，不配上貴族化的新雅酒樓去喝兩杯。可是，凱決定要去。我瞧他穿着一件皮大衣，便依了他；穿了皮大衣，身上不至於連吃一頓晚飯的錢都沒有。我和他一塊走，像是他的醜差。雪老是落在我的脖子裏。

到了新雅酒樓，要了酒菜以後，我們便東南西北的亂談了大半天。我

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在大雪天來找我，又不明白他為什麼要請我吃一頓晚飯；難道是爲了我曾經替他買過一本書而用一頓晚飯來謝我麼？可是，朋友託朋友買點兒東西是常有的事兒呀，況且他又是把書的價值先寄給了我的。

「我糊塗着了。」我說着，我瞧着他付賬，也不謝他。

出了新雅酒樓的大門，他上了車子，在將要上車子的時候，他，好像

是用了絕大的決心似的說：

「我現在在××部的××會服務。」可是，××會並不固定的在一個地方，要時常調來調去的。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寄給我的信，不能直接寄到我那兒，已經寫信叫他「——號！」把信寄到你那兒轉交，請你給我保存，由我自家兒親自來取。」

他說完了，拱了一拱手，也沒等我開口，便上了車子去了。

我站在冷風中楞了好一會兒。身上只要是雪能堆得住的地方全是白色

誰知道第二天，我就接到一封由我轉交給凱的信。信封是緋色的，紫羅蘭色的墨水寫成很秀麗的字。上面除了我的地址姓名和凱的姓名以外，還有這樣一行字：「波自××寄」。

力肝活 LIVEX

主 治

惡性貧血症
貧血症後及產後各種病後及產後之各種肝臟疾患
男女老幼延年益壽之大補劑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維他賜保命

神經衰弱 腦弱失眠 腰痛背痠
軟骨糖尿病 肺癆貧血 腎虧遺精
以及戒除 煙毒等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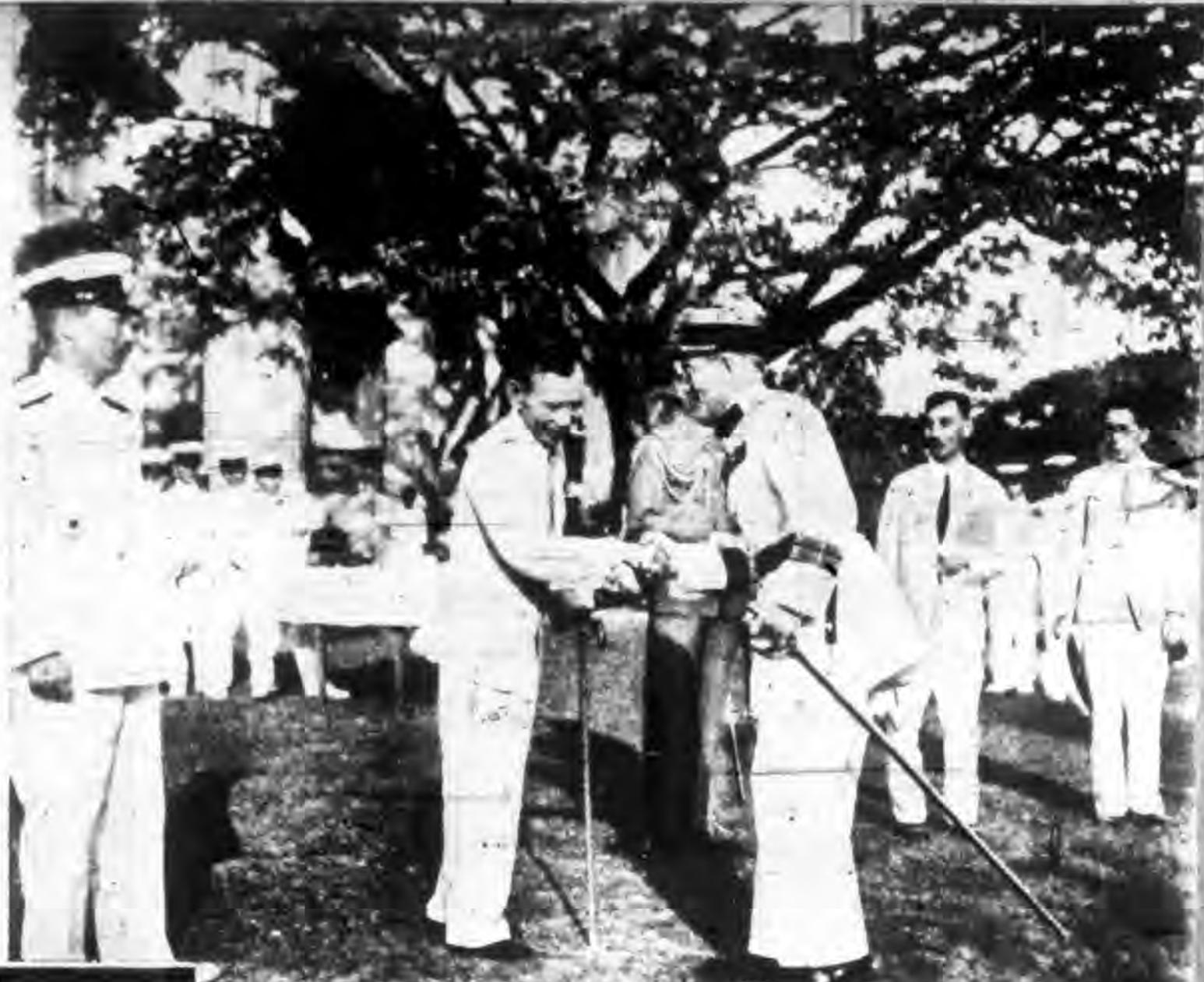
海 上 賴學化誼廠發行

各 大 藥 房 均 有 出 售



國府會文治與接洽局當逕在近添
寄峰石廖 傑委員顧問陳國

日本駐公使歡請日艦司令官佐及逕政府要人各國公使圖示日使與法使握手 廖石峯寄



駐英艦令隊軍與內務部長晤形情晤會長石峰寄

逕影剪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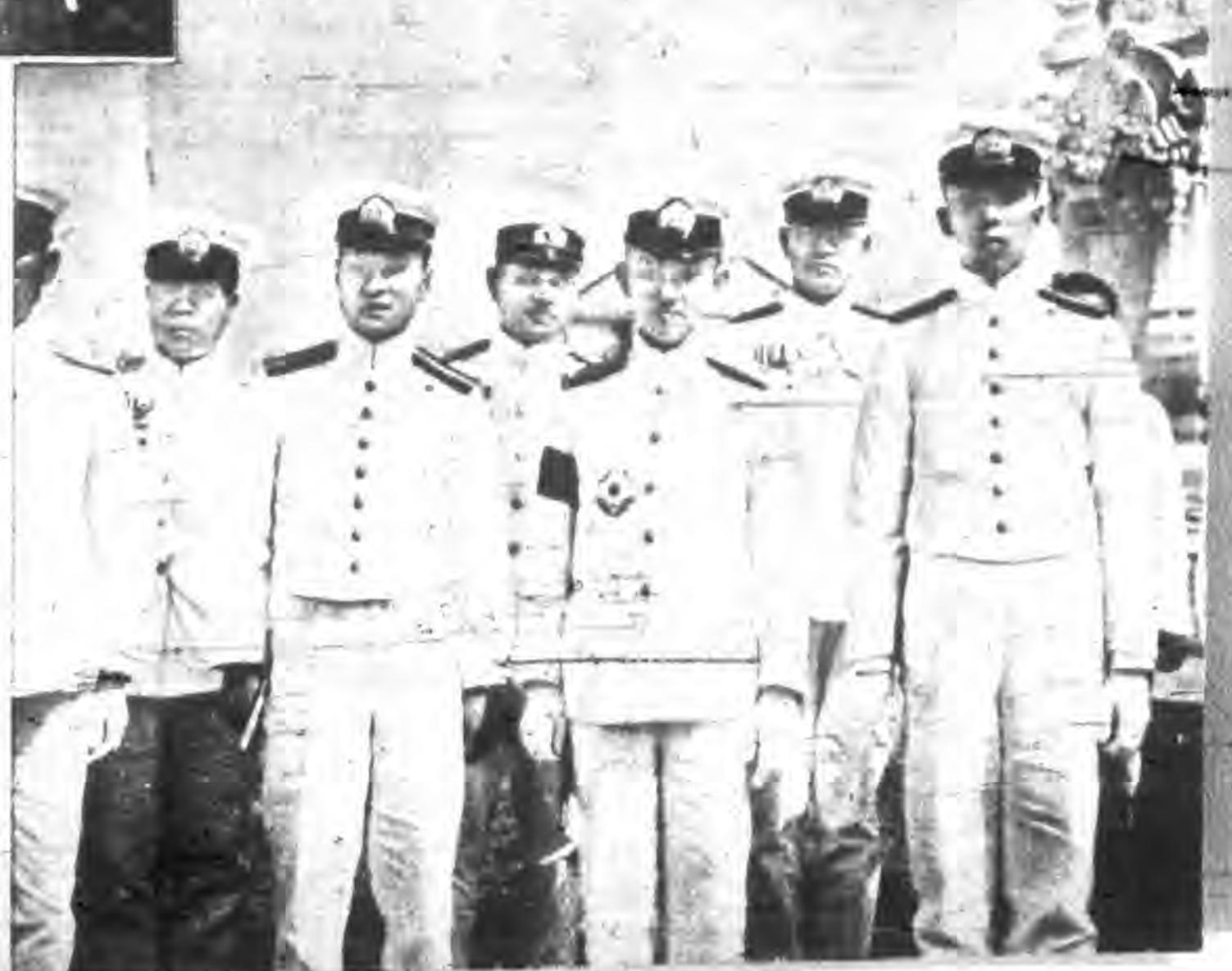
請飲

可口可樂

DRI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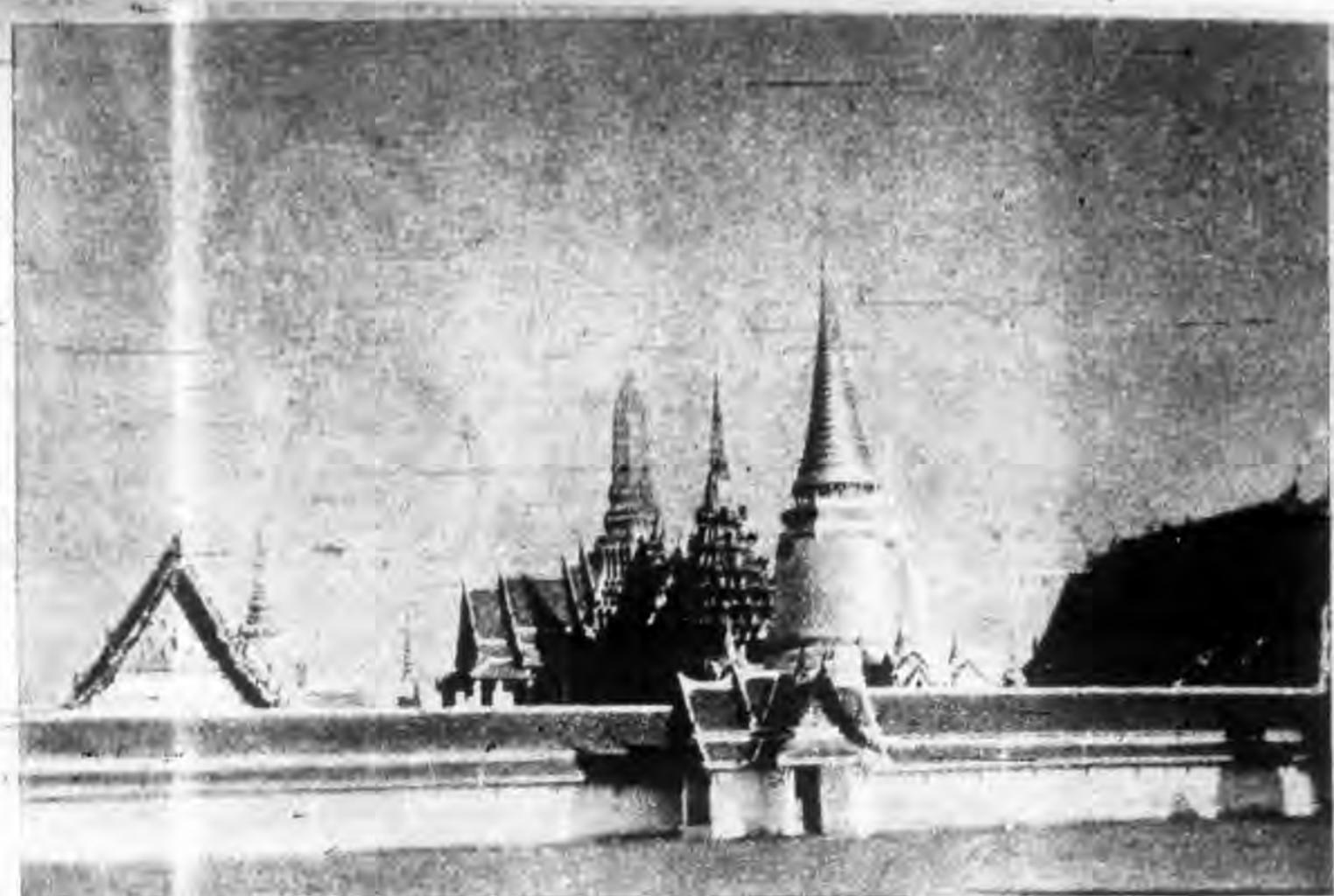
Coca Cola

到逕觀光之日親王及海軍練習生抵埠後向逕遠征軍紀念塔行敬禮 廖石峯寄





攝鶯小 環瑣馬鐵過吹風微 塔念紀院寺嘛喇



攝鶯小 觀外宮王



攝鶯小 趣清饒別行成木灌 道甬之宮王舊



攝鶯小 塔金內寺佛玉之宮王

